

永樂大典

卷二五六三	宋字
卷二五六四	宋字
卷二五六五	宋字
卷二五六六	宋字
卷二五七七	宋字
卷二五七八	宋字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三

一選

宋寧宗八

兩朝綱目備要寧宗嘉定四年辛未春正月己丑叙州蠻攻陷書嘉納之
湖夷都蠻攻嘉定府被為縣之利店寨陷之馬湖蠻者西爨昆明之別種
也其地在梁為南寧州承聖中刺史徐文盛召去有爨蠻者遂據其地子
孫相傳後分為東西馬西爨之地在唐為段刺驛浪四州其首姓董氏隸
戎州都督府屬朝聞寶中德化將軍董春惜貢馬詔書嘉納之太平興國
始市焉其後又以木板來售蓋夷界多巨木邊民嗜利者齎糧深入焉之
虜官禁雖嚴而不能止也板之大者徑六七尺許言為舟航樓觀
之用則可長三數丈蠻自載至叙州之江口與人互市太守高輝始置場
征之謂之抽收場至今不廢也馬湖之地東南接石門亦叙州徼外蠻西
南接沙漢虛帳嘉定府徼外蠻及黎雅諸蠻與吐蕃之境而北接叙州之
宜賓允蠻之地仰給者七村曰胡鹽或曰會達曰黎溪或曰深溪曰平夷

曰都夷曰什萬曰蒲潤或曰普潤曰荒桃此七村多沃壤宜耕稼其民被
檻推髻而比屋皆瓦屋如華人之居飲食種藝多與華同惟胡鹽黎溪平
夷三村內輸漢蠻之稅謂之兩屬稅戶自叙州派流十里至馬湖江口又
西泝七十里至安邊寨又水陸行三百二十里至夷都村又水陸行一百
八十三里至天池此馬湖蠻王所居也自夷都溪口在夷都村之南五十
里遵陸拒利店冰川賴因龍鳴等寨僅二程皆平原初賴因本夷地景德
天聖間屢來寇掠治平間拖載將王文揆始據險立寨侵耕夷人山墳名
賴因夷人訴之事聞有旨次其地歸董蠻既而寨民私略之以償其侵
地歲為絀三百疋幅廣二尺長二丈於是蠻人每歲至賴因謂之索稅其
後稅賴增寨人亦厭苦之紹興末虛恨蠻犯龍蓬寨隆興初夷都蠻復寇
賴因詔用為當可提點本路利獄公事以經制之嘗築堡於龍蓬而伐菁
於賴因以為戰地多儲蓄備器械蠻不復至及是馬湖蠻將入寇而夷都
上蠻先以書抵利店寨將言之寨將亦謂蠻人要索之常不即覓歲除之
前夕寨民有失牛者夜出求之見火滿四山始疑寇至乃以狀白健為縣
未達而蠻已大入或曰蠻始欲寇中鎮寨中鎮有備不可入聞利店稍富
實而寨丁少乃攻之知寨保義郎陳松悉寨丁七十餘人遣之迎敵或允

或逃壘遂圍其寨。寨地勢低。蠻人馮高投木石以擊之。衆莫能拒。又二日。蠻人以雲梯登城。松力戰十三合無與。後者舉民驚潰。自投山水而死亡者數百人。松為蠻所執。脣割而殺之。盡掠寨民之資。焚其居。駁老弱婦女數百人而去。松二子亦為所掠。守臣許奕子然聞變急調兵救之。至則蠻已遁矣。既而蠻人釋所俘卒胡慶者。俾持牒以歸。自稱都相公。狀中嘉州官品大略。言漢人不償犒稅之故。其後蠻人為招安將言。初以叙州負其校直。故擊之。道險不可進。欲引歸。而蠻師翁者謂始出兵時嘗許以生口祀神。今無所得。神且怒。由是移兵攻利店。亦莫知其情。寶云初慶元末。宣化簿昌元封壽源。嘗為古戎邊志。大略謂馬湖之警在嘉而不在于叙。蓋一軍也。安邊一軍守真溪。沙溪。商州。寨之間。皆宣化縣界。則馬湖不能遽踐。各境唯賴因中鎮地平而近。且蠻以索稅為詞。往來通行於漢嘉之境。一不如意。則寇輒隨之矣。至是果如所料。甲辰以四川鹽擔錢對減。激賞綃一年。丙午詔安集殘破諸州。湖南江西諸州。經賊蹂踐者。監司守臣。改縣令安集之責。第其能否以聞。二月乙卯誅李元礪。王簡卿時已械送元礪赴都。既被命。遂就磔于吉州。壬戌擢世傳補宣池州副都統。許俊復言。世傳生擒元礪。已給元所降賞錢二萬緡。已加轉詔授世傳武翼。

郎闈門祗候。四月丙午。賜黑風峒名効忠錫以銅印。世傳乞補文資。乃以爲通直郎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簡卿遣吏迓之。世傳疑不出。

丙子雪。辛巳。罷廣西諸州牛稅。閏二月丁未大風。辛未。配賊吏濛州推官鄭半鍾離縣尉王御犯賊除名刺面配真州池州。詔塔守賑恤

令諸路帥守監司守令。塔守朝廷賑恤之令及宣發不即捕者。重罪之。

三月都城疫已未。命臨安府賑給病民。賜棺錢。四月戊申。出內庫錢療

疫死貧民。丙子。劉世雄伏誅。世雄爲沔州將。謀據仙人原。爲亂事覺。伏

誅。辛巳。紹州蠻犯籠鳩堡。本路帥黃疇。若伯庸。調移巴西兵二百戍撻

爲縣。朝廷聞之。四月己丑。除知崇慶府。李臺。李允。本路提點刑獄。是春

夏國叛。金虜夏人。始爲韃靼所攻。遣使求援。金人允濟新立。不能救。韃靼

至興寧而反。夏人恨之。金人亦爲韃靼所擾。勢益衰。夏遂叛。改元光定。

夏。四月甲申。禁科折鹽酒行。下兩福建州縣。四川關外旱。己丑。詔以

吳職沒官田租。爲關外四川及旱傷州縣代輸秋稅。禁諸軍虛數冒請。

聽自首違者重坐之。是月。四川置安邊司。安觀大內。時爲制置大使。乃

置安邊司以經制蠻事。俾李臺。李允。與許夾子。然共領焉。始議猶欲招安。而蠻人妬。終不肯出。大使司議。遣兵平之。李允謂然而許成子。在瀘

南以謂曠日持冬勞師費財不如招納之利持論不同由是大不決會叔
南遣吏獲夷人數十以告鞠之其與於利店之亂者三人焉成子榜境上
諭夷人能以利店所掠人口來吾即歸三人者金帛不問也又遣謀入夷
中誅以利害無幾何蠻以印狀來願盡歸俘掠如約安邊司聞而互招之
夷中悔於是李允移檄願得三狄人成子曰如此則吾為夫信夷禍必嫁
於瀘不許已而大使又以爲言成子曰吾知權利害為生靈計耳即移書
以勦章事報之僚吏或請進兵成子折之曰乞第卜漏之變瀘父老子今
言之疾首可革草耶既又移書答樞宇文紹節曰守邊之道安之而已苟
圖快意未有不敗事者因以議不合求罷改知夔州始李允聲言某日以
兵出塞蠻顧憚之會東帥司掲榜叙州境上大略言本司已與西路商量
決無深入之理仰遣民安業母得驚擾蠻人見之知西路揚聲給已益無
所憚五月戊辰親試舉人賜禮部奏名進士趙建大等四百六十有五
人及第出身有差眉人史公亮天應後李僑故事請掛冠詔並循從
事郎致仕仍予官封國朝三百年新進士即日掛冠者惟兩蜀王昂李僑
所拔道不通故也賴祖之先與女真同種蓋皆靺鞨之後也其國在元

魏齊周之時稱勿吉至隋稱靺鞨地直長安東北六千里東瀕海離為數
十部部有黑水白山等名白山本匠高麗唐城高麗其遼人遂入渤海惟
黑水完羅及渤海盛靺鞨皆從屬之後為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
同江之上者曰女真定同江即鴨綠水乃黑水遺種其居陰山者自號為
韃靼唐末五代常通中國太祖太宗朝各再入貢皆取道靈武而未及
李繼遷叛命遂絕不通因為契丹所服役神宗嘗欲自青唐假道以招
之然卒不能達也韃靼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靼尚能
種秫穄以平底瓦釜羹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韃靼止以射獵為生無器
甲矢用骨鏃而已蓋以地不產鐵故也契丹雖通其和市而鐵禁甚嚴及
金人得河東廢失錫錢就劉豫又廢鐵錢由是秦晉鐵錢皆歸韃靼韃靼
得之遂大作軍器而國以益強方金人底時韃靼歲時入貢金人置東北
招討使以統隸之衛王既立韃靼或沒真始叛自稱成吉思皇帝山東兩
河皆為所踐而不能有也又有蒙國者在女真之東北唐謂之蒙兀部金
人謂之蒙古亦謂之萌骨人不大食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
自紹興初始叛都元帥宗弼用兵連年宋朝即兀术所謂四太子者卒不
能討僅分兵據守要害反厚賂之其酋亦僭稱祖元皇帝至虜亮之時與

韃靼並為邊患。其來久矣。蒙古既侵金國得契丹漢兒婦女而妻妾之。自是生子不全類蒙人。漸省火食。至是韃靼乃自號大蒙古國。邊吏因以蒙
韃稱之。然二夷居東西。兩方相望。凡數千里。不知何以合為一名也。蓋金
國滅時。置北招討司以捍蒙兀。高麗西南招討司以統隸韃靼。西夏蒙
兀所據。蓋兵乞買創業時。二十七圍寨。而韃靼之境。東接臨潢府。西與夏
國為隣。南距靜州。北抵大人國。無城池屋宇。但為乾帳。擇便利水草而居。
馬無耕織。製皮為裘。以牛羊為糧。人皆狡猾。堅忍嗜殺。不知歲月。以革青
一度為一歲。亦無文字。每調發軍馬。即結革為約。使人傳達。急於星火。或
破木馬契上刻數劃。各收其半。遇發軍以木契合同為驗。所謂生韃靼者。人
有白黑之別。今咸沒真乃黑韃靼也。與白韃靼皆臣屬於金虜。每歲其王
自至寧界貢場。親行進奏。金人亦量行答賜。不使人其境。已金主璟之明
昌元年。庚戌。本朝詔熙光牙白韃靼王攝叔之弟。弑其兄而自立。攝叔之
子白廝波。方二歲。金人取歸。其國養于黑水。千戶家。奉和七年。丁卯。本朝
開禧三十。春。攝叔之弟至琛州進貢。金人乘其無備。醉而殺之。後立白廝波為王。
還國。始白廝波在黑水。千戶家。見其女悅之。至是。欲取為妻。環不從。白
廝波憤怒。畔歸黑韃靼。以此益強。漸併諸族地。遂起兵攻河西。不數年。河

西州郡悉為所破。又虜夏國之僞公主而去。夏人反臣事之。大安三年春
辛未。冬胡嘉光四子。韃靼主或沒真入貢。金主允濟將襲之。金虜之。札軍
有詣韃靼告其事者。韃靼疑未信。言者再至。韃靼遣人伺之。得其實。遂遷
延不進。是秋。韃靼始叛。辛丑。更定四川諸軍額。癸卯。廢江西移死軍。
秋七月壬戌。太白晝見。八月辛丑雷。九月辛酉。叙州蠻寇邊尤是夷
人以黃紙作牒。遣嘉州。其語殊俗。未有故。茲詔示之語。委邊司俾察官却之。
既而提刑司令察官諭以先歸所掠漢人。而蠻書答云。所掠止是婦女三
千餘人。近悉有娠。須產畢乃可送其海。慢如此。至是夷人又犯叙州。至宣
化之二十里。李臺怒守臣吏師道應報安遼司文書稽緩。而許成子稍訛
之。史本大使所薦。至是劾之。鑄二陝罷歸。乙亥。羅世傳為其黨所殺。其
徒胡有功杖之以降。詔以世傳祠命授之。黑風峒為盜。凡三年。聲挫英蜀。
至是就擒。人皆相慶焉。冬十月己卯。朔更定玉牒。凡例七年五月詔除
上牒。官二年一具草以進。甲辰。申倣邊備。以金虜為韃靼所攻。命江淮
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邊備。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癸丑。賞平峒寇
功。甲戌。申嚴諸軍陸差制。十二月癸未。體訪會子價。以會子折閱不
行。遣官體訪江浙諸州。紹興初。東南鉤軍止。月見烽。是時虜僞繼捕。寇

盜充斥。軍費移矣。然未聞有錢之之患。自紹興末年錢良臣劄行在會子于時王班亦用之於湖北諸州。今未六十年而公私之見緡存者至少。益

楮券盛行而銅貨積而不用。是以日泄而日耗也。論其舊端。自錢王丙人始。至于曾豫。祖孝宗。收復之策以貽後。未不可救之患尤可歎也。

宋史

全文講義曰。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見其變法易令必立賞從本以示信於民。喟然歎曰。信之為用大矣。商君刻薄固不足道。然猶知信之不可廢。况

堂堂大國乎。且自中興用楮以來。幾年為界。界滿則易。法之常也。自權臣用兵。楮之造印日多。而楮之折閏日甚。上之人急於秤提之故。當舊楮之界未滿。而新楮之出已頗。豪商巨賈。囊篋舊藏。一旦廢棄。盡為無用之物。國失大信。人啓疑心。何惟其畏避而不敢收蓄哉。所以新楮頒行之後。市

井不通。反以彌甚。小民替替。操楮四走。無所易舉。卒而得售。不啻如有意

外之獲。推尋其源。皆由上失信而下生疑耳。雖復今日遣使訪之。明日

罪不收之寃。豈不均為紛紛歟。是月竄張鑑坐府。授國奉。除名。泉州羈

管。

真德秀輪對。德秀為著作佐郎。因輪對論災異曰。臣聞知父母之心

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

字之。仁也。鞭朴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

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

字之。仁也。鞭朴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

以聾厲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
之於臣也。故君德無愧則天為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缺則天示之譴
而灾異形焉。灾祥雖殊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
可不以天之心為心乎。臣伏觀近歲以來旱蝗頻仍饑饉相踵陛下嚴恭
寅畏不收荒蕪夏閏元尤形於玉色上天降虧遂以有年亦足以龍感格
之效。至而比者乾度告懇星文示異廻疊見於清臺之奏謂陛下躬行之
未至與則豐穰之應若何而致之謂陛下躬行之已至與則纂緯之灾人
何為而數見也。天道幽遠人所難知臣切恐之意者皇天佑宋之心欲陛
下不以積年之憂為易忘而以目前之喜為僅足其愛之深望之切為何
如耶夫宮庭屋漏之迷起居動作之微一念方萌天已洞見陛下誠能守
兢業之志防慢易之私孳孳履行屢省母急則將不得善言之臣而有退
舍之感矣况今年雖告稔民食僅充然荐饑之餘公私赤立如人大疾甫
獲瘳而血氣未平筋骨猶憊藥政扶傷正須加意朝廷之上未可遽忘矜
恤之念也。恭聞聞者內庭屢歲熙寧事固足以見陛下畏天之誠然而脩德
行政者本也。檜棟祈請者末也舉其末而遺其本恐終不足以格天矧今
冬令已深將雪復止和氣尚鬱嘉應未臻此漢人所謂天有憂結未解民

有怨望未塞者也。臣愚不佞伏望陛下體天寧仁愛之意思量變動之
錄延訪近臣勤求闕失准行惠政以活斯民則愁嘆銷於下而休謐格於
上矣。

嘉定五年壬申春正月己巳詔諸路通行兩浙倍役法著為令。壬申賜

李好義謚曰忠壯旌誅吳職之功也。二月壬午罷借補官士平七月詔
軍興以來將賞冒濫者聽自陳除其罪至是復詔罷兩淮軍興以來借補
官三月庚戌叙州蠻首米在降先是二月有詔成都府路帥臣兼鎮兵
甲事主是大使司知蠻不可致遣興元後軍統領劉雄等二人將西兵千
人自嘉叙二州分道並進又遣折本路提刑司檢法官安伯恕往叙州節
制之伯恕廣安人故同知樞密院博之四世孫嘉定初宣撫司下總領所
書填廸功郎告子之調綿谷尉大鏑廳請文解又試中大法又為銓試第
一名辟提刑司檢法兼制置大使司屬官是年三月官軍入蠻境方接戰
土丁斷小首之首蠻人驚潰官軍小捷其首米在據羊山江之水困墮不
肯降因在峻灘之中水淺舟不可行壽保人不可涉大使聞之移書李臺
曰但聲言伐木造舟攻其水因則米在自降矣臺從之米在果請降然不
肯受盟遣吏遣土丁十餘人入蠻為質米在乃令其徒數十詣幕納降安

邊司盡以十二年稅穀與之米往以鹽馬為辭終不出是役之所掠邊民數百人得還者十三人而已。捷奏上天使安丙轉三官為通奉大夫黃疇若轉一官。李臺選直塊章閣。伯恕特改次等京官。餘人並進一官。議者疑入粟改官非舊典。大使司乃奏言伯恕之出有蠻九百餘人議軍前投降又言其始以獻策後聞表四郡使宜補官。乞依往子例特與改秩乃除大理評事。命下。伯恕已赴類省試合格失或曰所謂投降九百人者本吾邊民皆為人傭耕方官軍之出也。招安將謂眾曰此降羌也。即以三百人送長寧軍延檢官。養濟後又以三百人益之。巡捨者每人日飯一盃水既又不能賙率多餓死。餘四百人蓋莫知所終。邊上舊有平成莊地極膏腴久為勢家所據。李臺以錢二萬七千緡市之。收其田客近四百家以為土丁。因食其地至今不廢田租二千七百石每石七石贍一丁。大雨成災。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及兩浙州縣決係囚。丙子申嚴捕盜改官法。五月庚午詔通判令丞主坑冶諸路坑冶州以通判縣以令丞主之。癸酉安南國王李龍翰卒。子昊昌嗣之。十月遣使弔祭。詔州縣見役人毋納免役錢役滿復輸。六月乙酉禁銅錢過江。秋七月庚申賞降叙州蠻功詳見三月庚戌下。

戊辰雷雨毀太廟屋。避殿戒膳。八月。命左右置進狀籍。參前斷之。冤抑者
罪之。真德秀以軍器少。鹽陞擢直學士院。因輪對上奏曰。此者恭觀御
華。以太廟因雷雨之後。鳴吻損動。明詔有司。避殿戒膳。有以是陛下責畏
祗懼之心。然臣博觀六經。載籍之傳。下及秦漢以來。史傳所志。自非甚無
道之世。未聞震霆之警。及於宋廟者。曾之辰氏。人臣耳已卯之異春秋。猶
謹書之。蓋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
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
非常之應。故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自避正朝。損常膳之外。或無聞焉。或
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况禮文所在。又有可議
者乎。且震霆之作。蓋秋之癸丑也。越旬有四日。而恐懼修省之詔始頒。避
殿戒膳之舉。蓋秋之丁卯也。甫二日。群臣祈請之章已上。夫以蹈故循常
之文。非甚難舉。蓋然猶歷旬浹而後行。宵信宿而達已。何自責之約。而自
憲之多乎。陛下節儉之誠。出於天性。其在平日。尚不以卑官菲食為難。况
於畏威省咎之餘。少許除之。何所不可。而匆匆若是。惜曰禮文之末。非所
以格天然文之不存。實則何有。今也誠意弗加。動皆胞蕪。苟塞已責。徒掩
外觀。以此動人。猶且不可。而況於天子。追者。孟秋之朔。流星亦異其占。為

兵憂而上下恬然若不之聞故相距才九日而震霆之變作天示之以星
象之飛流亦云切矣而陛下不知戒於是警之以震霆又加功焉天於我
國家歛扶持而全安之其心至隱也書曰惟先哲王正厥事臣顧陛下
內揆之於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母以奉安養遂為心博邇下情深
求致異君和之委庶幾善祥日應啓證日消惟天惟祖宗所以望陛下者
寃在於此臣不勝愛君勤拳之心九月丙午太白晝見己酉續編中
興禮書成有司上進庚戌遵義寨夷楊燠來獻馬辛未罷沿海諸州
船錢是月四川復推石腳井鹽在多悅者謂之山門井先是總所已行
核閑至是多悅之凡有犯法私煉者州既抵罪刺置大使司閑之即遣新
夔州路兵馬都監楊仲瑞往山門措置自後月得小鹽萬五千斤皆不用
引鈔往行發賣歲息錢萬九千二百緡然鹽既苦惡不可食率以抑售
土居之人盜煎私販者因亦肆行官不敢問議者謂元豐立法者參知政
事蔡確也崇寧禁止者右僕射蔡京也財用雖乏可以大使司而為京確
所不為乎失之矣七年大司結局十一月罷所閑鹽井冬十月辛巳
詔舉將帥詔諸路總領官歲舉可為將帥者二三人安撫提刑舉可備將
材者二人癸巳集議釐正光宗配饗功臣詔侍從臺諫兩省集議語見

嘉泰元年正月庚午下 戊戌雷 十一月壬戌日南至祀天地于圜丘
赦天下。十二月己丑再蠲濠州稅一年 壬午蠲橫增稅額詔諸路轉

運司參政州縣新舊稅籍蠲其橫積之數 是冬王金請收兌舊會金為
湖廣總領請以度牒茶引兩色收兌第五界舊會每度牒一道價千五百
緡又貼搭茶引一千五百緡方許收買仍限一月然京湖二十一州相去
遙遠而止置三場收兌小民間知後時人情洶湧市皆倚肆恐嗟益路劉
光祖為制置使以為不便會總所以第六界新會五萬緡令江陵軍民之
兌會者以舊楮二而易其一光祖復出府庫之藏聽軍民以一楮半而易
其一又于朝得新楮十萬緡蜀中狀兌舊會凡用坐庫黃金二萬兩白金
九十七萬兩故能收千六百七十萬緡而民不甚病湖廣則無之此其所
以用茶引也

嘉定六年癸酉春正月庚申宇文紹節薨 詔舉才侍從臺諫兩省官帥
守監司各舉一二員 二月丁丑太白晝見 內成吏部條法總類成有
司上進 丁亥雪 乙未詔宗室母與胥吏通姻著為令 三月癸亥樓
鑰罷 夏四月丙子章良能參知政事 甲午復法科試經義仍今雜流
進納人毋得試 五月不雨丁卯令大理三衙臨安府釋係囚 丁卯措

置四川支移錢物。令四川諸州措置。上于尚書省。戊辰修寬恤詔令。自慶元六年以來者。六月乙亥詔比較諸州未決。諭詔刑部歲終上于尚書省。擇其最久者罪之。丁丑董居誼使虜不至而復以金虜國亂政。丁亥復減否法。復監司減否守令及監司郡守舉廉吏所知法。丙申詔舉將帥三銜江上諸軍主帥各舉堪為將帥者二三人。秋八月己巳胡詔舉所部官吏。諸路監司帥臣各舉才行卓絕續用彰著者。庚午田宗範謀作亂平之。宋範知忠州。謀作亂。夔州路安撫司遣兵討平之。是月金虜弑其主允濟。豐王珣立珣。首金主雍之孫太子允恭之長子也。金國自完顏旻建國稱帝。至今主珣。凡五世八君而始衰。金國者在契丹之東北。長白山之下。鴨綠水之源。蓋古肅慎氏之地也。其國在漢稱挹婁。南吐之間稱勿吉。隋唐稱林鶻。至五代始稱女真。祖宗時嘗通中國。後臣屬於遼。完顏之始祖精蒲者。新羅人。自新羅奔女真。女真諸酋推為首領。七傳至旻而始大。所謂阿骨打也。建中靖國元年。遼主天祚立溫肅不道。阿骨打叛之。建和四年八月。用兵連年。奪遼地。太半。重和元年八月。阿骨打始稱帝。以其年改元天輔。歲次戊戌。蔡京童貫聞之。募人泛海往使。約夾攻遼人。以燕地歸我。宣和四年冬。童貫伐燕。為遼人所敗。其